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七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 集解駰案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晋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

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集解駰案醳音釋索隱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嘻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

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集解騶寀渠音詎索隱古字少假借張儀既相秦為文檄集解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王劭按春秋後語云文耳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

城苴蜀相攻擊集解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芭黎之芭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巴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葺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

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集解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有尋口索隱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又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令

魏絶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是塞斜谷之口也令楚兵臨鄭南塞轘轅斜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

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繕音膳同饍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西海為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

實附也索隱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正義表云秦惠

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集解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魏之邑名正義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集解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

王正義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集解駰案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

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

洹集解駰案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河外即卷衍燕酸棗據卷衍酸棗集解駰案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正義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戰國策折作扶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枕針鴆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

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索隱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

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集解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

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此時當秦惠王之後

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

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忽勿反無及為巳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舫音方謂

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集解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絶正義楚之北境斷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

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集解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集解徐廣曰搏或音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晋必大關天下之匈集解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晋當天下胷葢其地是秦晋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晋是大關天下胷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凡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

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

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羮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廝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集解駰案跿跔音徒俱跣跳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跔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摯之士貫

頭奮戟者至不可勝計集解駰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正義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索隱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

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集解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集解駰案于偽

反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莫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

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番音婆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

（周等也正義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集解駰案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

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勑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揺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

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趣　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幷代

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句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枓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羮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羮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羮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集解駰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擿正義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

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集解駰案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

上客幸赦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末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熹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

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

外伐與國索隱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

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子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索隱厭一豔反厭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

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
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
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
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
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
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
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

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

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集解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

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集解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音戈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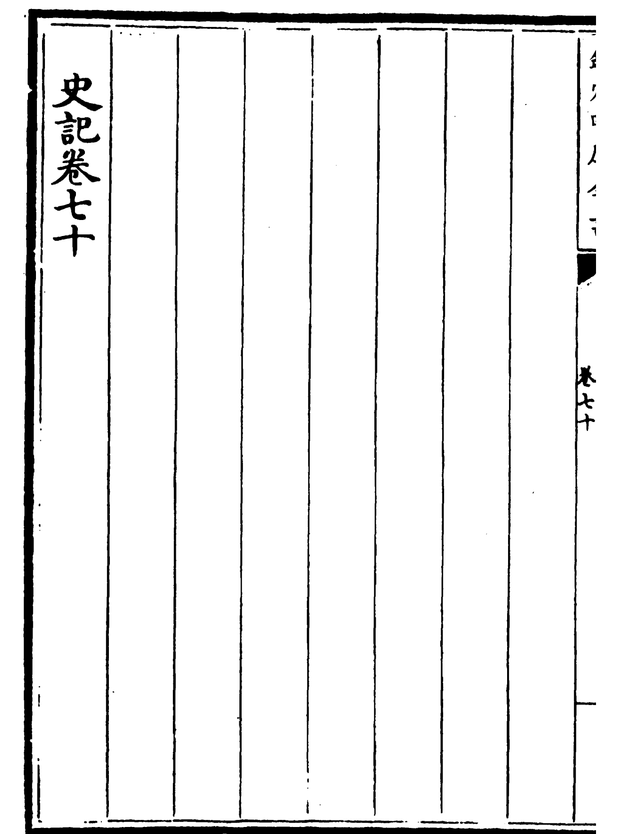
國無事索隱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杅集解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爇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凡絲綿布帛等一段謂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

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謂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索隱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

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道索隱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史記卷七十

史記卷七十考證

張儀列傳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臣照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

則從境以東○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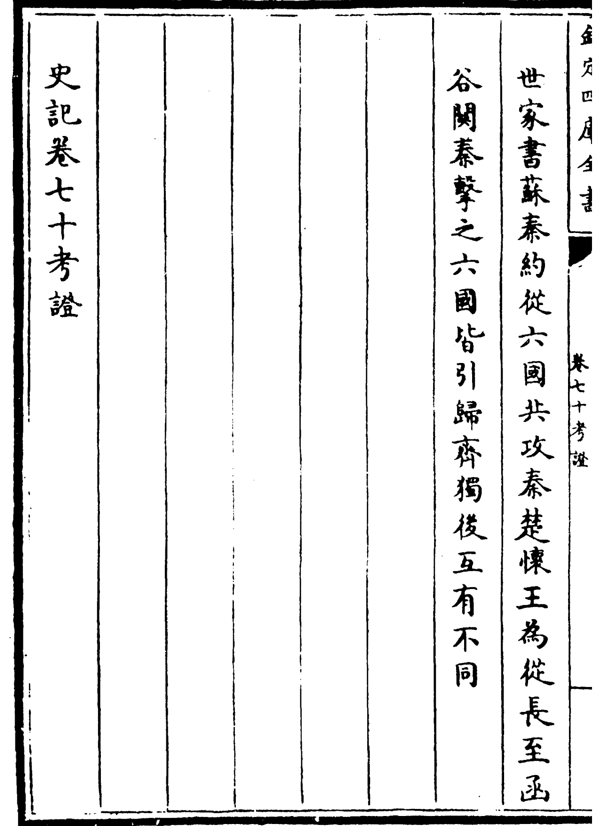
五戰而三勝○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楚王大怒○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熱啜索隱謂熱而啜之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臣照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梁哀王恐○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豎子止之○國策作管與止之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
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
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已之為秦王計不後于楚王
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弊此說非也
其後五國伐秦○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
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



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懐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

史記卷七十考證

史記卷七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

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滑讀為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疑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盡出其人索隱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

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叅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正義藺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

索隱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集解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以仇酋為厹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括地志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内之赤章蔓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内之蔓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集解騆案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横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

疾正義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恱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紀年云楮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蒲守恐請胡衍索隱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集解駰案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蒲是衛國之鄣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魏亡西河之

外正義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故城在絳州龍

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今潁州縣即州來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

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索隱煇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

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謂函谷及三崤五谷）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

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覊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集解）

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抜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令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抜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秦惠

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

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集解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集解駰案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正義公仲自以爲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解口秦地名近韓令將與楚也正義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令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

躬率其私徒以鬪集解駰案烏合反於秦正義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鬪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正義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

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之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正義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

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集解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集解駰案已買反而交走秦也索隱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

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集解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

集解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集解徐廣曰在陽城索隱鬼谷在關內雲陽是

也正義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鬼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

正義復音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集解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集解徐廣曰一作蠉索隱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蝝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

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集解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索隱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搆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集解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

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正義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槖音託尊其道故云項槖）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

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應侯范睢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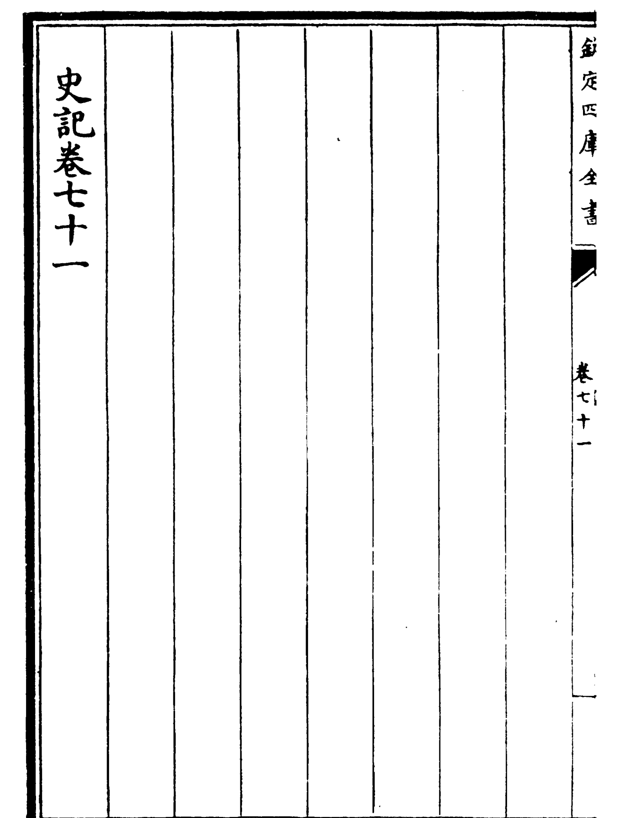
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齎音側奚反一音賫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上谷今嬀州

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集解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

歲卒起
張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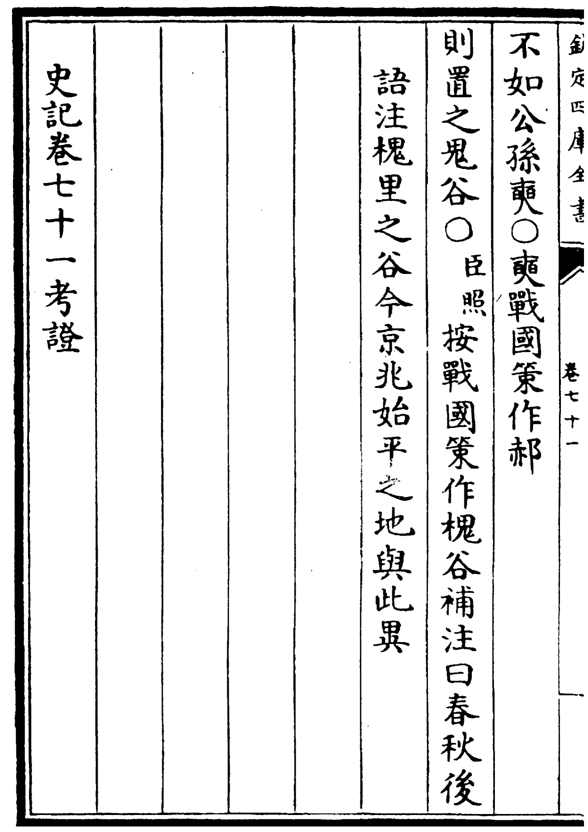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七十一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樗里子甘茂列傳虜趙將軍莊豹○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蜀侯煇相壯反○臣照按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煇為蜀侯煇為後母所譖自殺與此異



不如公孫衍○衍戰國策作郝

則置之鬼谷○臣照按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與此異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史記卷七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

冄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羋氏曰羋八子也其先楚人姓羋氏正義羋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索隱華陽韓地後屬秦羋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名顯涇

陽君索隱名悝而魏冄冣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集解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耳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

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戰國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

之宛葉魏冄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冄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集解徐廣曰一作陰索隱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冄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冄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

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集解駰案上莫卯反下陌鮑反入北宅集解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集解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

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河西河東河内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集解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

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

城集解駰案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

之先巳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穰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幾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衞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頽君孰慮之而無行危索隱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

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集解駰案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索隱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

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集解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故剛城在兖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禄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

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髙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説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内倚太后外輔昭
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
說憂憤
而亡

史記卷七十二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作晕子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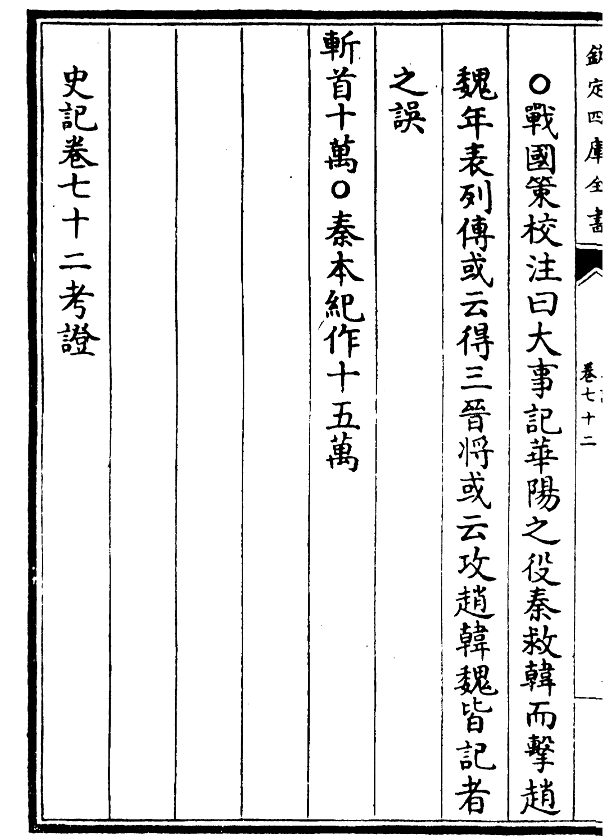
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董

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

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

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



○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秦本紀作十五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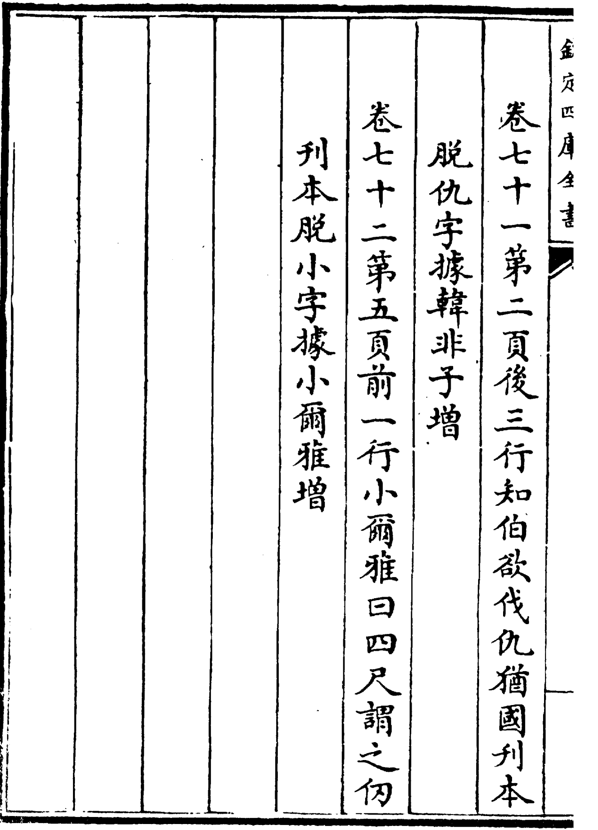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謹案卷七十第三頁後一行讀爲芭黎之芭刊本芭訛芭下同據毛本索隱改

第三頁後七行合州石鏡縣刊本鏡訛鐃據唐地志改

第四頁前七行洛州緱氏縣刊本緱訛維據唐地志改

第六頁前五行魏固入上郡少梁刊本上訛土今改



卷七十一第二頁後三行知伯欲伐仇猶國刋本

脫仇字據韓非子增

卷七十二第五頁前一行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

刋本脫小字據小爾雅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誠智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七十三至七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七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

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在河南也正義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今洛城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也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集解徐廣曰音干駰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集解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

趙拔光狼城索隱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集解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夷陵今硤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

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集解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絶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集解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索隱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絶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

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集解徐廣曰屬潁川索隱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藺縣也正義按捡諸地記潁川無藺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藺二邑合相近恐綸藺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集解駰案音紇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集解徐廣曰在泫氏索隱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謂屯兵長平以據捘上黨四月齕

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集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紀莧反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秦壁一名秦壘今亦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

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

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鄢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梁

州之地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臯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集解徐廣曰亡音無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也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

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集解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任入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絶

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集解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

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集解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

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鋭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捄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以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

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捲音拳袒音濁覓反字亦作綻捄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與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荊集解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索隱賁音奔荊兵

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集解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集解駰案

音余正義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集解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在汝南即應鄉正義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

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

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集解徐廣曰善一作當 索隱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集解駰案音麤而不信人集解徐廣曰怚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集解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

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集解徐廣曰超一作拔駰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為

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

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集解徐廣曰圽音没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遮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阬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負虧繼出三代無名

史記卷七十三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白起王翦列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為左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臣照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却

在昭王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年分不同事亦不一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非起所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為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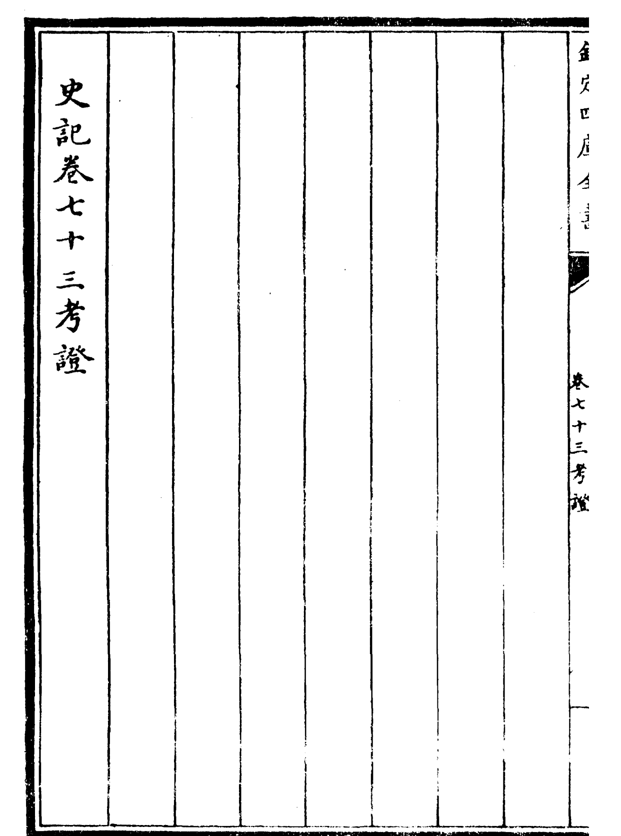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汾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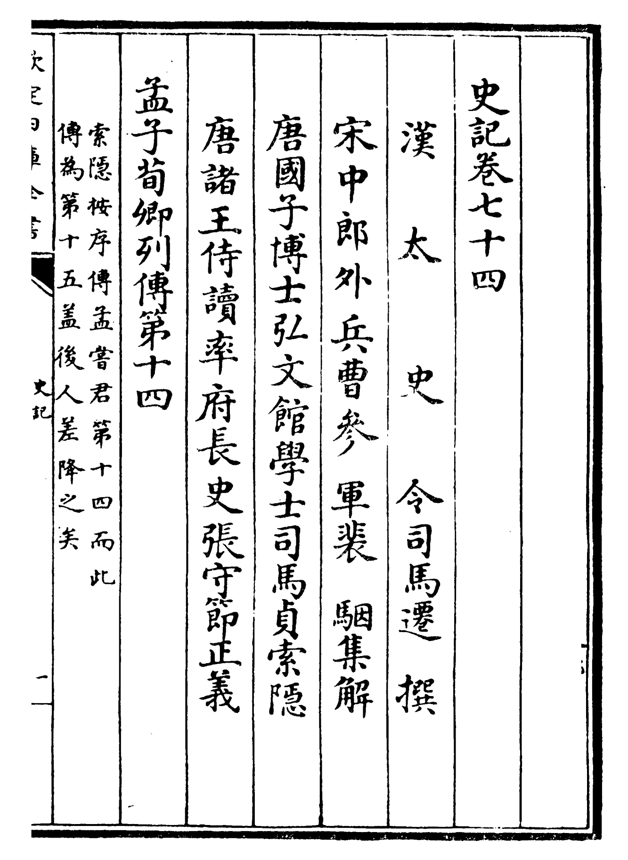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臣照按平陽君趙豹起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王母弟也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正義即古陰密國○秦本紀正義云即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秦本紀作十二月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軻字子與為齊卿鄒兖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集解駰案並蒲浪反索隱言其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

以濫為初也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按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數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劉向別錄云鄒

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鉏鋙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或曰伊

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以亨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譏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騈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説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来人有猒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来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隠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集解駰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来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一作亂謁過髡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騶

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别録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盖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

索隱襄王名法章湣王子莒人所立者

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索隱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吴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集解騶案晋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劒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黄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黄所以為不利索隱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别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顔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集解駰案劉向别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集解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吁音芋别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顔師古云音弭按是齊

人阿又屬齋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集解駰案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衔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

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橦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説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

之甚矣　臣居惟修曰牛嬰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嬰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伊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嬰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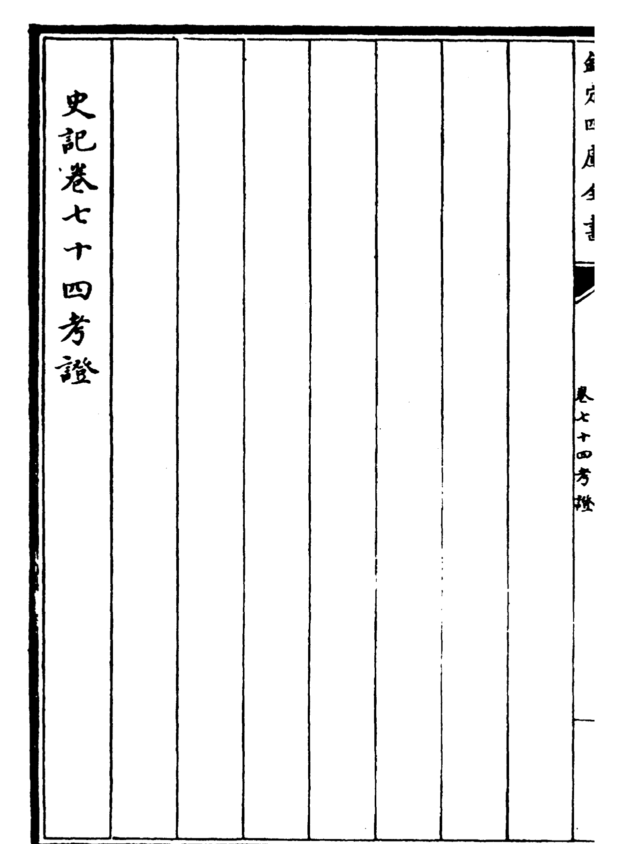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

卿又因容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僞喜謝之以書因

為賦遺之中有譏夫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之語

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

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卷七十四考證